

美国隐蔽宣传行动与苏东剧变

白建才

内容提要 隐蔽宣传行动是美国冷战战略体系的重要一环。冷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确立了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隐蔽宣传行动的政策,并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了包括隐蔽的无线电广播、图书项目、释放气球、制造假消息、支持非政府组织活动和公共外交等大量隐蔽宣传行动。这些行动与其他公开宣传互相配合,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苏联集团受众的思想信念,激发了他们对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不满与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向往,传播了各地反抗的信息,对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起了十分重要的滴水穿石和煽风点火的作用。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美国冷战战略 隐蔽宣传行动 无线电广播 图书项目 苏东剧变

宣传是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存在的,为实现国家、团体、个人某种意图采取的活动方式。近代以来,随着交通、通讯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宣传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大幅提升,甚至成为政党团体、国家和国家联盟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冷战时期,美苏及其代表的两大对立阵营都实施了庞大的宣

* 白建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邮编:710119)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与东西方冷战研究”(项目编号:17ZDA224)的阶段性成果。

传计划,宣扬自身,攻击对方,引诱说服第三方,试图赢得人心,夺取冷战斗争的胜利。就美国而言,宣传战成为其制订的反击所谓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瓦解苏联集团之遏制大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隐蔽宣传行动则是其隐蔽行动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子战略。^①目前,国内外学界虽有研究冷战时期或某一阶段美国对苏联心理宣传战、文化交流、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等机构、项目的成果,但尚无对其隐蔽宣传行动的专论。^②本文将就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实施的隐蔽宣传行动进行探讨,以管窥美国对苏联东欧的冷战战略。

一、美国对苏联东欧隐蔽宣传战略的制订

所谓“隐蔽宣传行动”(covert propaganda operation),是指通过资助、支持、收买某些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编辑、记者、学者等,让他们撰写、编造、广播、发表实施者所希望传递的信息,或通过隐蔽地制作散发传单、书刊、张贴

^① 有关论述详见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章。

^② 国外英文文献尚未见到这一问题的专论,只是在一些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和宣传、美苏关系、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回忆录等论著中有所涉及。如: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Morrow, 1986; Gregory F. Treverton, *Covert Action: The Limits of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war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Walter L. Hixon, *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Michael Nelson, *War of the Black Heavens: the Battles of Western Broadcasting in the Cold War*.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cott Lucas, *Freedom's War: The American Crusad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Arch Puddington, *Broadcasting Freedom, the Cold War Triumph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0; 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William J. Daugherty, *Executive Secrets: Covert Action & The Presidency*, Lexington,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4; Kenneth A.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Life Way: U. 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Alfred A. Reisch, *Hot Book in the Cold War: the CIA-Funded Secret Western Book Distribution Program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Budapest-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等。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郭又新:《穿越“铁幕”:美国对“苏东国家”的冷战宣传(1945—1963)》,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张晓霞:《从进攻性心理战到渐进的文化渗透:评冷战初期美国对苏东宣传政策的演变》,《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李小川:《解析美国对外宣传的奥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于群主编:《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郭又新:《全面动员: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冷战宣传》,《历史教学》2010年第12期;范帆:《美国对苏联宣传战研究(1953—1961):以美国新闻署为例》,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陈永贵:《冷战心理宣传视域下的美国海外学生项目研究(1945—1961)》,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常贝贝:《冷战初期美国的心理战与海外图书项目(1945—1961)》,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以及一些研究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硕士学位论文等。

发布墙报、海报等形式,进行鼓动性宣传,以达到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增强其凝聚力和吸引力,扶植所中意的势力,诋毁对方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统治集团,煽动对方的内乱并传递其信息,削弱对方的力量 and 影响,动摇乃至瓦解对方的统治等目的。由于冷战的意识形态争夺性质及宣传行动的“性价比”高,“隐蔽宣传行动”是美国隐蔽行动战略中使用最多的一个子战略,美国隐蔽行动问题专家格雷戈里·特里沃顿称之为“隐蔽行动的面包和黄油”,^①估计其活动约占战后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一半左右。^②

英语“propaganda”一词源于拉丁语,原为宗教用语,意为传播教义,1718年在英语中首次使用,至19世纪逐渐被赋予政治含义。^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开始大规模运用宣传工具,美国政府也不例外,设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专门负责国内外宣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双方更是将宣传作为重要武器,开展了激烈的宣传战,美国设立的战略情报局任务之一就是进行公开与隐蔽宣传。1947年冷战爆发后,美国刚刚为之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2月17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即通过主题为“心理行动”(psychological operation)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A号绝密文件,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识到苏联及其卫星国和共产党团体正通过恶毒宣传诋毁败坏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目标与活动,“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决定采取隐蔽的心理行动以补充美国政府的对外情报活动,”指令中央情报局负责实施这项行动。^④这份由杜鲁门总统批准的文件是美国最高决策层制订的第一份要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隐蔽心理宣传行动的文件,它标志着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集团隐蔽宣传行动的开启。文件使用的是“心理行动”而非“宣传行动”,是因为在美国有一种倾向,认为“宣传”是政府强迫民众接受其传递的信息甚至虚假信息,违背自由原则理念,颇为反感。因此,美国政府文件、机构设置或官员讲话中尽量避免使用该词,而用“心理”“信息”“公共外交”等中性词取代。事实上,心理战最主要内容就是宣传战。

1948年6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一份决定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全面隐蔽行动的纲领性文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① Gregory F. Treverton, *Covert Action: The Limits of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war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87, p. 14.

^② Gregory F. Treverton, *Covert Action: The Limits of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war World*, p. 13.

^③ 刘海龙:《西方宣传概念的变迁:起源与早期的争论》,《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第10页。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inafter as FRU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 Document 257. <http://www.state.gov/www/about-state/history/intel>.

10/2 号文件,“决定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必须用隐蔽行动补充美国政府公开的对外活动”。^① 文件在界定隐蔽行动内涵时,明确指出其包括隐蔽的“宣传战”等。该文件确定了隐蔽行动在美国冷战大棋局中的战略地位,隐蔽宣传战则成为隐蔽行动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子战略。

之后,杜鲁门政府制订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都或明或暗地强调要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隐蔽宣传战。例如,1948年11月24日,杜鲁门总统批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0/4(NSC20/4)号文件《美国抗击苏联对美国威胁的目标》提出,要“鼓励俄国人民不断转变态度,以期制约苏联目前的行为方式”;“鼓励和促进苏联的卫星国成为独立于苏联的实体”;“努力使全世界看清和认识到苏联和苏联控制下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的本质”等。^② 这里没有明确使用“宣传战”一词,但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手段无疑包括公开与隐蔽的宣传行动。1949年12月21日,杜鲁门总统批准的 NSC58/2 号文件《美国对苏联的东欧卫星国的政策》提出要“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对斯大林主义关于卫星国必须依靠和服从苏联的教条展开进攻的同时,也应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不间断地攻击这个关键教条……。应该积极鼓励这个斯大林主义教条的反面——民族主义。应该不仅公开而且隐蔽地保持这种攻击”。^③ 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开与隐蔽的宣传战。

1950年4月14日,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NSC68)中第一次明确将“遏制政策”确立为其国家安全战略,在具体解说“遏制政策”时指出:遏制政策“就是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以期达到下列目的的政策:(1)阻止苏联强权的进一步扩张;(2)揭露苏联宣传的欺骗性;(3)减少苏联的控制和影响;(4)在苏联制度内培植破坏力量,使克里姆林宫至少能改变其做法,遵守公认的国际准则。”^④所谓“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自然包括公开与隐蔽的宣传战了。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就任后,比杜鲁门更加重视宣传,在其于10月30

^① FRU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 Document 292. <http://www.state.gov/www/about-state/history/intel>.

^②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件选编(1945—1972)》,第一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③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he Soviet Satellite States in Eastern Europe,” Top Secre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December 8, 1949, Presidential Directives, PD00159, DNSA.

^④ “U. 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FRUS, 1950, Vol.1,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pp. 252-253. 9月30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该文件的修改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2号文件。

日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国家安全基本政策》(NSC162/2)中指出:应“采取公开的和隐蔽的措施诋毁苏联的威信和作为其有效工具的意识形态,削弱共产党和其他亲苏分子的力量”;“采取一切可行的外交、政治、经济和隐蔽手段反对直接或间接受苏联控制的政党或个人在自由世界国家获取统治权力的任何威胁”;“美国应尽可能采取政治、经济、宣传和隐蔽措施给苏联制造麻烦,利用这些麻烦,破坏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使苏联对卫星国的控制复杂化,阻止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增长”。^①这就明确把公开与隐蔽宣传列为美国重要的战略手段了。美国冷战史学者约翰·加迪斯即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遏制战略“新面貌战略”包括五个基本要素,即同盟、核武器、心理战、隐蔽行动和谈判。^②

美国政府涉及隐蔽宣传战的文件很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这些文件表明,冷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将之视为“一场真正的战争”,迅速制订了一系列攻击苏联东欧集团的政策、战略,要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遏制苏联所谓“共产主义扩张”,隐蔽宣传行动以其“性价比”高自然入选美国的冷战战略武库,并被持续使用。

二、美国对苏联东欧隐蔽宣传行动的实施

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实施的隐蔽宣传行动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至少包括隐蔽的无线电广播、发送书刊、释放气球、制造假消息、支持非政府组织活动和公共外交等。这里择其要者概述。

(一) 隐蔽的无线电广播

20世纪初无线电广播问世后,很快便以其波及范围广、穿透力强、接收便捷、受众多等特点,成为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设立“美国之音”广播电台,与英国广播电台(BBC)、莫斯科广播电台等一起,对揭露法西斯罪恶、鼓舞士气民心、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 NSC162/2,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FRUS*, 1952-1954, Vol.2, Part 1,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Washington, D. C. : USGPO, 1984, p. 595.

^②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45.

冷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制定了心理宣传战略,在加强美国之音对外宣传广播的同时,也先后暗中支持建立了两个“民间电台”,即1950年开播的自由欧洲电台(RFE)和1953年开播的解放电台(后改名自由电台RL),实施隐蔽宣传。前者负责对东欧国家广播,后者负责对苏联广播。这两个电台名义上是“民间电台”,分属两个所谓民间组织、主要由东欧流亡西方的难民组成的“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Free Europe)和主要由苏联流亡西方的难民组成的“解放俄国人民美国委员会”(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s of Russia),实则是由美国政府控制的半官方电台。首先,其所属的两个委员会即与美国政府联系密切。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的首任主席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其主要成员中有不少代表美国政府、军队、企业界、媒体、劳工组织的权势人物,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伦·杜勒斯、前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Francis Biddle)等。1949年6月,代理国务卿向美国大部分驻欧洲国家的大使馆和公使馆发去电报,说明了政府与该组织的关系,明确表示:“鉴于该委员会工作不言而喻的政治性,国务院将和它不断地进行协调,该委员会将在各方面与我们合作以实现我们的东欧目标乃至整个对外政策目标。”^①其次,这两个电台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其安全、政策、人事、会计、技术等各个部门都有中情局安插的工作人员,电台的人事任命、经费预算、广播计划等都受到中情局的节制。

1967年,美国左派刊物《壁垒》(*Ramparts*)发文揭露了中情局秘密资助非政府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事实,舆论哗然。之后,中情局资助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秘密也暴露,迫使中情局在1971年停止了对两电台的资助,改由美国国会拨款,通过新成立的国际广播董事会(the Board for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资助。

在美国政府暗中操纵资助下,这两个电台长期对苏联东欧进行敌对宣传,每天用俄语、乌克兰语、波兰语、匈牙利语等十几种语言进行广播,攻击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揭露苏联东欧国家的阴暗面,颂扬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诱导听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西方的向往,甚至鼓动他们起来造反。自由欧洲电台在1951年11月制定的《自由欧洲电台的政策指南》中明确指出,

^① FRUS, 1951, Vol.4, *Europe: Polit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art 2, Washington, D. C.: USG-PO, 1985, p. 1207.

电台的目的是激励东欧国家人民“与正统治着他们的、受苏联支配的政府的不合作精神,解放铁幕背后被奴役的民族。”“要揭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道德和精神的空洞性,以及作为一种为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体面生活标准的统治制度,其物质上的无能”;“要通过令人信服地展示西方技术、资源和军事力量的优势,通过不断重申西方要使我们听众获得自由的保证,向他们反复灌输最终解放的希望”;“要通过揭露其官员的愚笨无能在东欧各国中挑拨离间,通过谴责被确实的压迫和残暴行径,并用将受到惩罚相胁,使政府官员提心吊胆,坐卧不宁”。^① 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自由欧洲电台反复鼓动“匈牙利人民决心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维护革命成果”。^② 解放电台(自由电台)在一份宣言中声称,其目的是从事“反对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直到其完全崩溃”。^③ 在1953年6月东柏林的骚乱中,解放电台(自由电台)广播要求苏联军队不要镇压,说这些示威的工人是“自由的捍卫者,寻求从与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所遭受的同样的压迫和奴役下获得解放”,他们“正在为全人类的事业、包括我们祖国的整个世界摆脱共产主义战斗”。^④ 可以说,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充当了美国对苏联东欧隐蔽宣传战的急先锋。

(二) 实施图书项目

图书是知识智慧和思想文化的载体,也是改变读者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工具,大作家雨果即认为“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有时读一本书就可改变人的一生。正因为如此,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以图书为武器”,向欧洲、中东、亚太地区印发了大量图书、杂志、画报、传单等,反击德意日的法西斯宣传,教育受蒙蔽的民众,赢取读者对美国的友谊。冷战期间,美国更是实施了庞大的公开与隐蔽的图书项目,作为对苏联东欧宣传战的一部分。

公开的图书项目主要是由美国国务院和1953年设立的美国家新闻署(USIA)主导。1948年1月27日,杜鲁门总统签署《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史密斯—蒙特法》),以立法形式详细规定了要通过与各国的“信息与教育交

^① Arch Puddington, *Broadcasting Freedom: the Cold War Triumph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0, pp. 43-44.

^② Scott Lucas, *Freedom's War: The American Crusad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56.

^③ Arch Puddington, *Broadcasting Freedom*, pp. 162-163.

^④ *Ibid.*, p. 163.

流”，“促进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更好地理解美国，以及增强国际合作”。^① 以此为法律依据，美国政府开启海外图书项目。其基本目标是：(1) 通过图书所承载的知识和思想解决“自由世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加强“自由世界”联合的力量；(2) 向世界民众解释和辩护美国政府的各种政策和立场，展现美国的民主精神、高尚的自由传统，以及良好的社会生活方式等，促进和加强他国人民对美国文化和思想的了解；(3) 揭露和攻击国际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落后的经济以及宣传的虚伪与欺骗性等，从而“谋取与所有反对共产主义极权威胁而捍卫精神自由的民众的合作”，让更多的世界民众背叛或排斥共产主义，而吸引到“自由世界”中。^② 据此，美国政府实施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庞杂的海外图书项目，包括图书翻译项目、廉价图书项目、信息服务中心项目、信息媒体担保项目、特殊性图书项目、援外事务管理署图书项目、意识形态图书项目、教科书项目、针对特殊群体的图书项目等。这些项目有的一直实施到冷战结束甚至延续至今。如图书翻译项目，这是最早实施的图书项目之一，针对各国各民族之间存在的语言障碍，为了让读者更方便容易接受“反共亲美”的观念信息，美国政府便组织了该项目。据统计，仅在 1953 财政年度中，美国主要政府机构负责下的图书翻译项目在远东地区波及 10 个国家、14 种语言、219 种版本，达 545.5218 万册。在近东地区覆盖 9 个国家、16 种语言、163 种版本，达 116.23 万册。^③

如果说，公开的图书项目主要是针对欧洲、亚非、拉美那些美国的盟国、中间地带国家，是为了稳定军心、争夺民心的话，隐蔽的图书项目则主要是针对苏联东欧国家。这主要是由中央情报局通过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等机构实施的。

美国中情局给人的深刻印象是收集情报、欺骗偷窃、颠覆政权、暗杀活动等，即所谓“斗篷加匕首”。但事实上，它也颇为重视隐蔽宣传行动。1961 年中情局隐蔽行动处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就指出：“书籍不同于其他宣传媒体，首先因为仅仅一本书就可能根本改变读者的态度和行动，这是任何其他单一媒体

^①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 of 1948 (Smith-Mundt Act), <https://2009-2017.state.gov/pdcommission/library/177362.htm>. 2020-12-28.

^② 常贝贝：《冷战初期美国心理战与海外图书项目（1945—1961）》，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年，第 62 页。

^③ 同上，第 81 页。

相形见绌的,……将书籍作为最重要的战略(长期)宣传武器是非常重要的。”^①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情局就支持资助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实施图书计划。两电台的分工是自由欧洲电台负责给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五国发送,自由电台负责给苏联发送。发送的对象最初为“有能力直接或间接影响共产党政府政策的政治和知识精英”,^②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扩大到大学教授、大学生、职员、作家、艺术家、医生、经济学家、记者等。发送的书籍包括西方作者撰写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作品,如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Animal Farm*),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大恐怖》(*The Great Terror*)等,以及苏联东欧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如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戈瓦医生》等。发送的方式包括直接邮寄,送给苏联东欧来西方的旅行者携带回国,让西方前往苏东的旅行者携带入境,请苏联东欧人在西方的亲朋好友转交,由美国驻苏东使领馆举办活动分送,送给苏东驻西方外交官携带回国,等等。这项活动开始一直由两个电台负责实施,1970年,由于中情局资助两电台的秘密曝光,中情局不得不停止了对自由欧洲电台的资助,由其控制的国际咨询委员会(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取代。1975年,美国政府将国际咨询委员会和负责对苏联寄送图书的自由电台贝德福德出版公司(Bedford Publishing Company)实施的图书项目统一交由中情局控制的国际文学中心(International Literary Center)实施,直到1991年末苏联解体。^③该项目从1956年7月开始实施,到1991年底结束,给苏联东欧共约隐蔽地发送了1000万册图书。^④

隐蔽图书项目是有众多人员、机构参与、有计划有目的的庞大的隐蔽宣传行动,行动开始时自由欧洲委员会即要求,所有图书的出版都必须用隐蔽机构,不能所有材料都是攻击共产主义的,要有利于促进精英中的修正主义倾向。应多报道其他东欧国家的情况,说明在别国可以办到的,本国同样可以办到。要多报道东欧国家发展的负面消息,西方的卓越成就,以削弱读者对国家的信心。^⑤1963年,至少有653家出版社投入,其中,美国248家(包括约22个大学出版社),法国112家,英国64家,德国154家,意大利4家,奥地利7家,

① Alfred A. Reisch, *Hot Book in the Cold War: the CIA-Funded Secret Western Book Distribution Program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Budapest-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xiii.

② Ibid., p. xiii.

③ Ibid., p. x.

④ Ibid., p. xi.

⑤ Ibid., p. 15.

瑞士 12 家,荷兰 3 家,瑞典 3 家,丹麦 1 家,波兰 36 家(在英美),捷克斯洛伐克 4 家(在英美),立陶宛 3 家(在美国),匈牙利 1 家(在慕尼黑),爱沙尼亚 3 家(在瑞典)。^①美国政府为此投入大量资金,仅对发送苏联的图书每年约 100 万美元。^②曾参与该计划的美国官员约翰·马修斯称之为“争夺心灵的秘密马歇尔计划”。^③

(三) 以气球为武器

以气球为载体投送宣传品是冷战初期美国及其盟国和台湾地区国民党政府实施的一种宣传行动。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中情局就伙同台湾地区军情部门对中国大陆实施利用飞机和气球空投宣传品的行动。

东中欧国家紧密相连,地势平坦,领土面积也不是很大,比较有利于气球越境。因此,20 世纪 50 年代初,急于“解放东欧”的自由欧洲委员会在美国支持下,通过向东欧国家释放携带大量宣传品的气球进行心理宣传战。1953 年 6 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和其他工业中心发生反对货币政策的骚乱,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欧洲出版社第一次联合行动,对捷实施“普洛斯彼罗行动”(Operation Prospero),四天时间,向包括首都布拉格在内的主要工业城市释放了六万多个大气球和大量宣传品。其中之一写道:“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你们要知道:政府比你们想象的更加虚弱。权力是人民的,人民却遭受着压迫。团结起来,勇敢地组织你们的力量,推翻这个政府。只要今天坚持工人的权利,明天就可获得自由。”^④

这次行动的成功鼓舞了自由欧洲电台,使其确信“气球—广播联合作战是政治战的一种新形式”。因此,一年后又搞了一个“否决行动”(Operatin Veto)。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正进行国会、地方政府等选举,自由欧洲电台通过广播和气球散发的传单,煽动捷人民利用这些选举要求政府改变政策,并提供了 10 项具体要求,包括建立独立工会、提高工资、自由变动工作的权利、终止强制集体化、废除义务交售制等。1954 年夏,“否决行动”进入新阶段,即发起了一

^① Alfred A. Reisch, *Hot Book in the Cold War: the CIA-Funded Secret Western Book Distribution Program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Budapest-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1.

^② 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37.

^③ Alfred A. Reisch, *Hot Book in the Cold War: the CIA-Funded Secret Western Book Distribution Program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p. xi.

^④ Arch Puddington, *Broadcasting Freedom*, p. 63.

个宣传目标主要针对农民的“收获自卫”行动(Harvest of Self-Defense)。自由欧洲电台煽动农民要求政府放弃社会化农业,退出集体农社,同时鼓动党员、政府官员和警察团结一致拒绝对农民制裁。当年秋天,当工会选举开始后,“否决行动”又把目标对准工人,煽动工人要求采取秘密投票、工人计票、候选人来自真正的工人队伍。为了让青年工人了解西方民主,自由欧洲电台在节目中还安排介绍了民主工会主义的原则、西方工会的实践及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运动。^①“否决行动”最终取得了一定效果。捷政府承认在选举中有5%的人投票反对共产党,而通常总是说99%的人都投票支持共产党。^②

此外,1954—1955年对匈牙利实施了“焦点行动”(Operation Focus),1955年对波兰实施了“聚光灯行动”(Operation Spotlight)等。这些行动共给捷克斯洛伐克空投了5000多万页宣传品,给匈牙利为1600多万页,给波兰为26万多页。由于这些活动遭到对方政府的强烈抗议,西德政府也出于自身安全表示反对,1957年8月气球行动被完全终止。^③

(四) 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宣传行动

宣传在某种程度上是带有隐性强制接受的传播方式,有些内容也被许多人看成是虚假信息的传递,全靠政府实施很难让受众相信。美国是世界上非政府组织最多最强大的国家,冷战期间一些非政府组织也积极投入,自觉不自觉地配合美国政府,攻击苏联集团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维护、宣传西方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美国政府与这些非政府组织可谓一拍即合。美国政府支持利用这些非政府组织开展隐蔽宣传行动,在那些对美国政府怀疑、戒备或反感的国家地区,由非政府组织进行反苏反共、亲美亲西方宣传,与苏联集团争夺这些国家地区,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美国政府对富兰克林出版公司的支持合作。

1952年5月,美国国际新闻署幕后支持范诺斯特兰出版公司(Van Nostrand)、克罗韦尔公司(Crowell Company)等五家出版公司在纽约成立富兰克林出版公司,协助政府实施海外图书项目。关于该公司的宗旨,在其证书中明确表示,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和传播印刷品,激发世界民众对人类自由、尊

^① Arch Puddington, *Broadcasting Freedom*, pp. 65-66.

^② Ibid., p. 66.

^③ Alfred A. Reisch, *Hot Book in the Cold War: the CIA-Funded Secret Western Book Distribution Program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p. 10.

严和福祉的兴趣,并促进其发展;向世界民众宣扬美国的知识文化信息;培养世界民众对美国历史、政府、文化、经济、技术、科学等方面的兴趣”。^①这显然与美国政府对外隐蔽宣传行动的目标是一致的。

富兰克林出版公司表面上是私人公司,但与美国政府的联系非常紧密,是美国进行隐蔽宣传行动的工具。首先,美国政府给其提供大量经费。在它1952年启动时即获得政府50万美元资助。1953年政府又预计给其拨款25万美元;其次,富兰克林出版公司与美国政府的“联络几乎处于秘密状态,对于双方而言,都需要隐藏公司作为政府宣传活动的工具这一本质”;再次,对于政府资助的项目,富兰克林公司“服从美国政府驻当地代表的安排,在政府官员的协助和指导下制定各项活动方案,不能开展违背政府意愿或破坏美国宣传努力的活动,或与此类进行合作,以促成美国在当地宣传目标的最终实现为根本目的”。^②

依据这些宗旨和工作范式,富兰克林出版公司率先在中东组织出版图书,“到1954年6月,已有132个主题的图书被翻译成波斯语、乌尔都语、土耳其语、印尼语出版”。^③到20世纪50年代末,富兰克林公司在伊朗、黎巴嫩、伊拉克等国都设立了办事处。在中东取得成功,富兰克林公司又将图书出版扩展到南亚、东南亚、非洲和拉美等地区。

美国政府利用由五个私人出版公司组成的富兰克林出版公司实施隐蔽宣传行动只是美国利用众多非政府组织实现其战略目标中的一个典型事例。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如福特、洛克菲勒等基金会,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在冷战期间与政府紧密合作,互相配合,通过资助一些国家的教育、文化、出版、卫生等,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实施隐蔽宣传,以实现美国政府公开行动难以实现的目的,沦为美国政府的冷战工具。

三、效果与影响

宣传是通过影响受众思想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的活动,效果很难立竿见

① Franklin Book Programs Records, 1920-1978 (mostly 1952-1977), Collection Creator History, <http://findingaids.princeton.edu/collections/MC057/#description>; 常贝贝:《冷战初期美国的心理战与海外图书项目(1945—1961)》,第142—143页。

② 常贝贝:《冷战初期美国的心理战与海外图书项目(1945—1961)》,第143—145页。

③ Franklin Book Programs Records, 1920-1978 (mostly 1952-1977), Collection Creator History, <http://findingaids.princeton.edu/collections/MC057/#description>; 常贝贝:《冷战初期美国的心理战与海外图书项目(1945—1961)》,第148页。

影或予以量化。同时,人的思维是复杂的,是受多种内外因素的干扰杂糅决定的,隐蔽宣传的效果与影响也很难独立判断,往往与其他因素综合发挥作用。依此规律,我们将隐蔽宣传结合公开宣传及其他行动、资料分析结合逻辑推理,阐述隐蔽宣传行动的效果影响。

关于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以及以此为代表的无线电广播的效果和影响国内外学界已多有论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设立后,前者每天以保加利亚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等六种语言几乎昼夜不停地进行广播,后者每天以俄语和其他11种苏联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以强大的电波直入人心,传递符合美国冷战战略的信息,以期改变受众的思想观念,以使其采取传播者所希望的行动,达到传播者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样经年累月,所发挥的功效是难以计量的。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自由欧洲电台的宣传就严重恶化了局势。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加大了对苏联集团宣传战心理战的力度。里根一上台就声言要使美国之音成为砸开铁幕的工具,发挥“破城锤”的作用。1981年11月,美国之音副台长透露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份备忘录明确指出:“我们应当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进他们的人民和政府间的摩擦”;“我们要尽量在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领导人之间打进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相互猜疑”;“我们应当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铁幕后面宗教感情的复活”。国务卿舒尔兹也强调要加强国际广播,使之成为“共产党国家的替代性的自由新闻”,从“道义上”满足那些共产党国家中“谋求进行和平改革的人士和组织”向美国“求援的要求”,“帮助他们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①为此,里根政府大力加强国际广播,进行公开和隐蔽的宣传战、心理战。到1986年,美国的国际广播电台,包括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阿富汗自由电台等每周的播音时间已达到了2353小时,居世界首位。里根政府如此重视国际广播,以致有学者称之为“广播星球大战”。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大搞广播政治》的文章就说,“现在世界上除军事上的星球大战之外,还有另一场星球大战,它所涉及的不是导弹,而是通过无线电向世界上各个偏僻地区传播新闻和意识形态”,并认为广播星球大战是一场美国正在进行的主要战争。^②

美国政府大力实施的宣传战、心理战取得了奇效。根据RFE/RL听众分

① 刘金质:《美国国家战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342页。

② 同上书,第344页。

析部对 15 万苏联东欧赴西方旅行者的调查、苏联东欧政府的秘密分析资料,以及 1989 年后有关机构进行的分析,有相当多苏联东欧听众定期收听西方广播。据估计,1950 年代之后,苏联约有 1/3 的都市成人、东欧约有 1/2 的成人收听西方广播。^①一位曾任自由欧洲电台波兰部副主任的官员比较了该部对波兰旅行者的调查和波兰解密档案中的内部分析,在 1981 年,每周有 66% 的波兰成人收听 RFE /RL 广播。以致有的波兰官员将自由欧洲电台称为“政府的第五部门”。^②波兰政府曾相信,“如果美国关闭自由欧洲电台,地下组织就会完全停止存在”。^③曾担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也认为,苏联集团“丧失对信息传播的垄断是共产党集权统治垮台的关键”。^④东德高级特工马库斯·沃尔夫在其回忆录里承认,冷战期间所有用于影响东欧人民的各种手段中,自由欧洲电台是最为有效的。^⑤

因此,有学者指出,无线电广播是“西方最重要的冷战工具之一”,^⑥西方之所以赢得冷战,“不是通过使用武器”,而是通过“比剑更有力的无线电广播”“不战而屈人之兵”。^⑦

美国长期实施的图书项目和隐蔽地给苏联东欧发送图书的活动,其效果与影响也不可小觑。据掌管负责给苏联寄送图书的贝德福德出版公司伊萨克·帕琪(Isaac Patch)讲,分送苏联读者的 100 多万册图书大都送达。其中,35% 给了苏联在西方的旅行者:工程师、教师、艺术家、大学生和记者;40% 经由西方赴苏联的旅行者(医生、律师、教师和工程师)带到苏联;10% 邮寄给了有权收取西方所寄图书者;还有 15% 通过特殊路线进入苏联。著名的苏联持

① A. Ross Johnson and R. Eugene Parta, ed., *Cold War Broadcasting: Impact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a Collection of Studies and Documents*,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45. 2004 年 10 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与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合办了“冷战广播的影响”学术会议,依据前苏联东欧国家档案,包括共产党领导层关于广播影响及反制措施的讨论、秘密警察的评估和渗透、进行干扰的指令、对听众的分析等,以及对一些共产党官员的访谈,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档案等资料,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本书即汇集了会议的主要论文和苏东国家一些档案的译文。

② A. Ross Johnson and R. Eugene Parta, ed., *Cold War Broadcasting: Impact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a Collection of Studies and Documents*, pp. xx-xxi.

③ Michael Nelson, *War of the Black Heavens: The Battles of Western Broadcasting in the Cold War*, p. xiii.

④ Ibid., p. xiii.

⑤ A. Ross Johnson and R. Eugene Parta, ed., *Cold War Broadcasting: Impact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a Collection of Studies and Documents*, p. 346.

⑥ Ibid., p. xii.

⑦ Michael Nelson, *War of the Black Heavens: The Battles of Western Broadcasting in the Cold War*, p. xiii.

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的妻子就告诉帕琪,她和丈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经常收到贝德福德公司通过中间人送来的图书。许多人收到图书后写来了感谢信。^① 尼克松政府的一份报告披露,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1970年,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向苏联东欧共分送了250万册书刊,这些书刊大都交给了苏联东欧一些重要的职业和技术精英,再由他们传给同事。这些材料可以影响他们对知识分子和文化自由的态度,增强其倾向,以及对缺乏自由的不满。^② 与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宣传相比,寄送图书的隐蔽宣传行动更具杀伤力。由于寄送图书的目标人群主要是社会精英,他们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影响更大。曾长期在美国政府部门和基金会就职的耶尔·里奇蒙(Yale Richmond)认为,“图书在促使苏联西方化和赢得许多苏联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冷战中的热书》作者对保存在胡佛研究所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实施隐蔽图书项目档案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后断言:“可以绝对肯定地说,美国—西欧大规模隐蔽图书发送计划……对过去40年在苏联统治下的东欧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青年产生了重要影响”。^④ 甚至认为,“在这场特别的心理文化战争中,随着铁幕的降落和冷战的结束,西方最终获胜,其中图书发挥了独特的决定性作用”。^⑤ 说隐蔽图书行动在西方赢得冷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显然言过其实,说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则不无道理。

总之,东西方冷战本质上是一场人心之争、制度之争,这就使思想观念的载体和传播方式、意识形态的武器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美国的冷战斗士们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及时地制订了相应的战略策略,通过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等广播,以及实施图书项目、教育文化交流等方式所进行的公开与隐蔽宣传行动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苏联集团受众的思想信念,激发了他们对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不满与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向往,传播了各地反抗的信息,对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起了十分重要的滴水穿石和煽风点火的作用。

① 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p. 137.

② FRUS, 1969-1976, Vol. XII, *Soviet Union*, January 1969-October 1970, 2006, p. 463.

③ 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p. 136.

④ Alfred A. Reisch, *Hot Book in the Cold War: the CIA-Funded Secret Western Book Distribution Program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p. 523.

⑤ Ibid., p. 525.